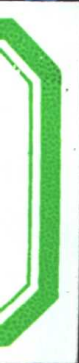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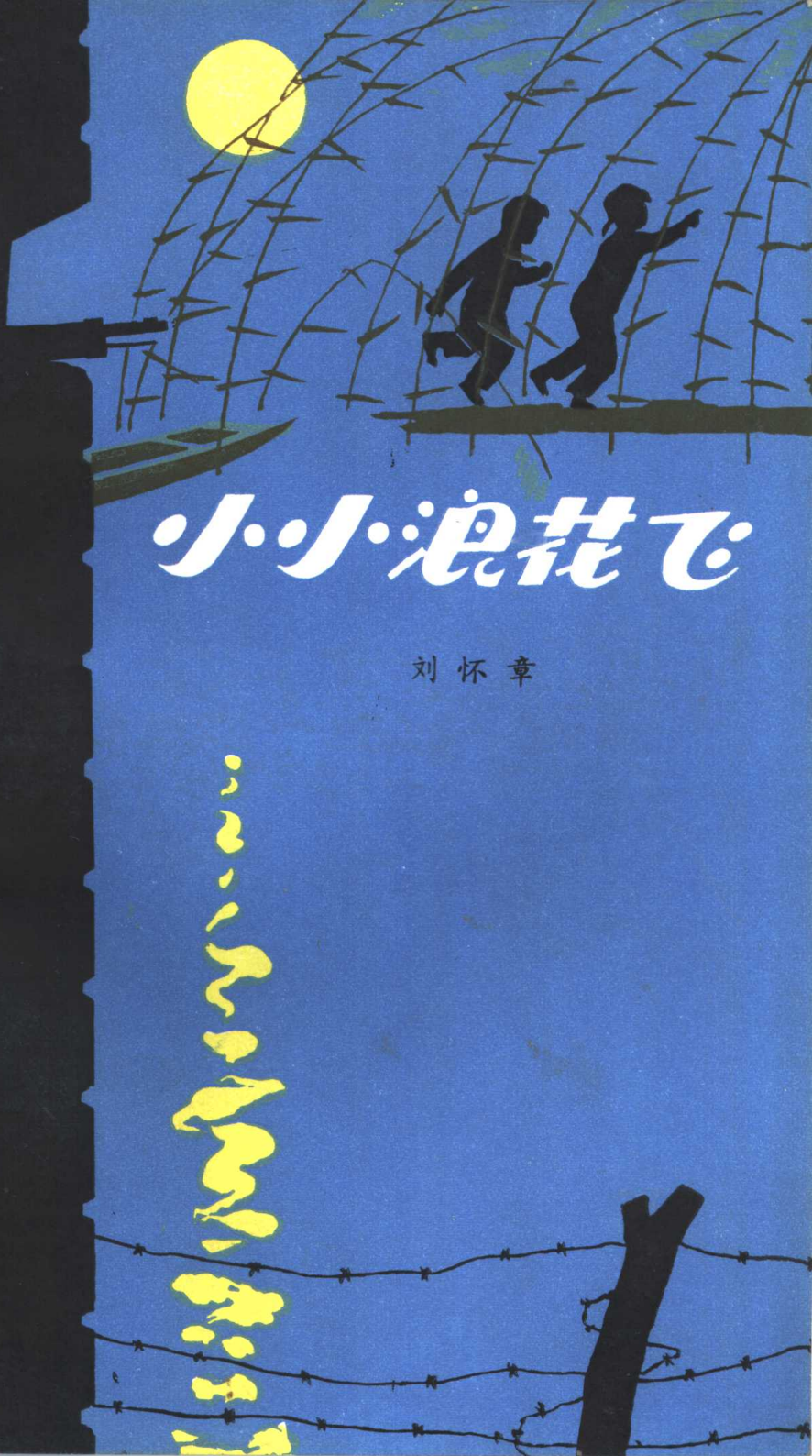


XIAOXIAOLANG



小小浪花飞

刘怀章



小小浪花飞

白 露 著

小小浪花飞

刘怀章

*

新蕾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75 插页2 字数124,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统一书号：R 10213·134

定价：0.46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儿童团对敌斗争的中篇小说。

小说描写了儿童团员春花、二宝等在党的领导下，一面读书，一面配合民兵、游击队对敌人展开斗争的故事。儿童团员们在女教师、地下党员苗力的领导下，团结互助，机智勇敢，在战火锻炼中成长起来了。小说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富有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读起来亲切感人。

目 录

开篇的话·····	1
美丽的蓝靛鹅·····	4
妈妈倒下了·····	12
表姐躺在老鸹窝里·····	19
鲁莽丫头砍伤了游击队长·····	27
两个大刺猬都跑了·····	34
地主大院里的哭声·····	40
我们要把好这个路口·····	47
申小鬼藏在地主家里·····	53
龙家坟的秘密·····	59
我们保证不骄傲·····	65
把特务灌了个大肚子·····	70
第一个大胜仗·····	76
一封急信·····	83
敌人的哨兵睡着了·····	89
深水塘的“小蛟龙”·····	94
信到雁鸣滩·····	99
转移到大苇洼·····	104

箭射水鸭	111
共产党真好	116
敌人搜过来了	122
叫我好好想想	128
一定要报仇	134
要是射他的心窝就好了	140
火烧弹药箱	149
小虎叫狼咬伤了	156
船上装着军火	161
河两岸喊起了杀声	166
钻进敌人肚皮里	170
四十七个碉堡	178
咱们是一家人	184
垂死挣扎	190
“水怪”滚到河里去了	197
活捉杨花脸	202
尾 声	209

开 篇 的 话

我家门前有一条大河，名叫南运河。它从很远很远的南方弯弯曲曲地流下来，经过我们南辛店村，欢欢跳跳地跑到天津，一头就扎进了渤海。

运河虽然不宽，可是一年四季长流不断。春冬季节，河水是清清的，一丈多深，可以看见河底。夏秋一到啊，水就变浑了，从上游黄河里带来许多泥沙。

运河里的水是甜的。据老人们说，从运河里推一车水到百里外的渤海边，就能换回一车雪白雪白的盐来呢！

河堤上的大白杨可高哪，那古老的垂柳，树身虽然空了，但枝叶茂盛，长长的柳丝条，梢儿都能搭到水面上。河里来来往往的船只可多啦，那突突突的小汽艇，那鼓满风的大帆船，每天都在我家门前穿来穿去。

运河里的鱼可多哩，有各种各样的鱼。光是叫上名儿来的就不少，象那金花花的大鲤鱼呀，黄鲢子呀，白花花的竹杆青，银条鱼呀，白鲫、黄鳊呀，鲇鱼呀，还有螃蟹、甲鱼……嘿，一时半晌的说不完哩！

河两岸的土地可肥哪，什么样的庄稼都长得壮壮实实的。我们当地人都说运河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日日夜夜不辞劳苦，用她的汗水浇灌着两岸的良田，用她那甜美的奶汁哺育着身边的儿女，一代一代往下流传。

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亲爱的母亲——运河就遭到坏人残害了，日本侵略军挖她一块肉，国民党反动派割她一条筋，运河，被祸害得七零八落。河里船只不多了，鱼也减少了，母亲那欢笑的容颜不见了。换来的却是常年不息的炮声，枪声，人们的哭泣和悲苦，黑暗就象一口大锅扣在了运河儿女的头上。

我有爹有妈，人们都说我的家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在我五岁的时候，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争，我爹参加了游击队，我妈在一次敌人的扫荡中，被日本侵略军扎了两刺刀，当时就昏过去了。我趴在妈妈身上哭嚎、喊叫。村里的房子全被敌人点着，门窗，屋顶，冒着黑烟，吐着火舌。全村里是一片哭喊叫骂声，那气氛真是悲惨极了！

就在当天，我爹带领游击队赶走了侵略军，救出了受伤的妈，听说把她送进了八路军的地下医院。

妈妈进了医院，我就变成了没娘的孩子了。在这炮火连天的战乱日子里，爹不愿给乡亲们增添累赘，他把我带在身边，领着游击队黑天白日地和侵略军藏猫猫，瞅空子揍他们。

有一天，南运河西岸的游击队和东岸的侵略军接了火。我双手搂住爹的脖子，趴在爹的后背上，爹就这样提着盒子枪，在壕沟里指挥同志们向侵略军开火。河对岸的村庄都叫侵略军点着了，大火熊熊，火苗窜出老高，运河东岸变成了一片火海。

突然，河那边村子里，有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从倒塌的房屋中钻出来，她身上带着火，冒着烟，光着两只小脚丫儿哇哇哭叫着跑到河边。

爹立时把我放在地下，向游击队叔叔们喊了声“停止射击！”便跃出壕沟，跳入滚滚的大河，不一会的工夫，游过河，闯进村庄，拉过那个小女孩，给她扑灭身上的火，挟在腋下游了过来。对岸的敌人发现了，枪子儿雨点似地向爹扫射。爹腾身一跃，跳进了壕沟里。

我和叔叔们都围上了爹和小女孩。爹捧住小女孩的脸蛋，沉痛地问：“孩子，妈妈呢？”

“妈妈叫鬼子抓走啦。”

“奶奶呢？”

“奶奶叫鬼子烧死啦。”

小女孩痴呆呆地望着爹的脸。

这个小女孩，就是我的表姐……

美丽的蓝靛鸡

表姐叫朱春花，比我大两岁，今年已经十四岁了。她是姑妈的独生女儿，抗日战争时期，姑妈牺牲了，我的妈妈养好伤，回到村里。从此，表姐就住在我们家，和我一起到学校念书，一起下地拣柴禾，剜野菜；她还带着我到运河里游水，上树捉知了……嗨，凡是孩子们能做的事情，表姐都带着我去做，她可真是个好表姐哩！

昨天下了一场雨，庄稼地里全都湿乎乎的，太阳一晒，腾腾地冒热气。吃过早饭，表姐和我，每人戴顶草帽，向妈妈要个小篮子，跑到河堤上扒甲鱼蛋。甲鱼蛋的营养可高哪，妈妈说，吃了它可以滋补身子。那年区游击队长于刚叔叔在我们家养伤，妈妈领着我和表姐，在河堤上扒了一篮子甲鱼蛋，放在小瓷坛里，用盐水、作料，腌几天，每顿饭蒸几个给于叔叔就饭吃。

每次扒甲鱼蛋，都是我在河边找甲鱼爬的爪印，表姐提着小篮子在堤坡上扒。有一次，当我看到河边上甲鱼爬的爪印时，就欢跳着冲着表姐喊：“姐姐，甲鱼从这儿爬上去啦！”

表姐听我这么一喊，就顺着堤坡到一丛丛的榆条墩子底下去找。不一会儿，在榆条墩子旁边看到一小片抹得平平的新浮土，她用手指一捅，浮土扑地塌下一个小洞，里边露出一

堆鲜鲜亮亮的象玻璃球似的甲鱼蛋。于是，表姐又高兴地向我喊叫：“二宝，找到哩！”每一窝都有七八个，也有十几个的。

这一次我和表姐顺着河堤走出三四里远，扒了六七窝，小柳条儿篮子都快装满了。表姐跑下河堤，冲着我喊：“二宝，快上来，上来喝口水，咱们该回家了。”

我从河边跑到堤根，表姐到苘地里掐了几个大荷叶，在水龙沟边上擗了一把马莲草，一根连一根地接上，再把荷叶做成个小水兜兜，伸到河边大砖井里提上一兜清凉凉的甜水，双手捧着叫我喝。我仰着脖子喝完，表姐又提了一兜自己喝了，抹一下嘴，我们姐弟俩就来到大堤上。

堤外面是一大片桃杏园，绿油油的枝叶，一眼望不到边际。桃子扭红嘴，杏子黄橙橙的，那一个个的大肥果子，压弯了枝条，下边用木桩子支撑着。果子的香味四处飘散。桃杏树下，方畦里是小麦，大蒜，和开着各种颜色的菜籽儿花；畦埂上，水龙沟边上，种着蚕豆、金针菜、根达菜，绿生生，水灵灵的。

羽毛翠绿的小枣核儿鸟，在果树枝上无忧无虑地蹦跳着；那蓝靛鸫、红靛鸫，藏在畦埂上，蹦蹦跹跹，穿来穿去，欢欢喜喜地寻食吃。几个十多岁的孩子，支起小夹网，嘴里打着动听的口哨，正轰赶鸟儿呢！

我仔细一瞧，一个比麦梢儿高一点的小胖子，眯住两只大眼走在最前面：“虎子哥！”我远远地喊了一声，跑下堤坡，才要说什么，小虎赶忙冲我摆了摆手。

可是已经晚了，由于我在麦地里风风火火的一跑，惊动

了鸟儿，它们腾地从畦埂上飞向天空，打了一个旋儿，扎到北面不远的菜籽畦里去了。

小虎急得一跺脚，胖脸嘟噜下来，瞪了我一眼：“你穷嚷什么？看看，管么都吓跑哩！”他气乎乎地喊着，抡起小拳头就要揍我。

表姐一把抓住他的手，说：“干什么？二宝又不是成心给你轰跑的。”别看小虎对我这么气壮，他可是最怕表姐，最听表姐的话哩！表姐这么一说，他也不那么牛气了，低下了大脑袋。表姐拉起小虎一只手跑到夹网跟前，急忙起下网子说：“快，下到菜籽畦那头去。”

表姐帮着小虎重新下好了夹子网，我们都悄悄溜到远处，小虎转到菜籽畦另一头，又打起了赶鸟儿的口哨。他一边打着口哨，一边顺着菜籽畦埂往前走着。

我们都屏住呼吸，眼盯住小虎的表情。谁也不敢说话，谁也不错眼珠儿。过了不大的工夫，只见小虎一下子跳了起来，喊道：“打啦！打啦！春花姐，打啦！”他三蹦两跳地跑到夹网跟前。

我和表姐，还有后边跟上来的李大凤、刘铁圈、杨小珍，大伙儿嚷叫着忽啦一下涌到畦头上。那两张小夹网各夹住一只靛鹌儿，它们正在网里扑楞呢。

小虎和铁圈起下网子，抓出靛鹌，攥在手里，只露出个鸟儿脑袋和靛蓝色的下颏。大风、小珍、表姐和我，都围上来争相观看。

“蓝靛，蓝靛！”

“多么好看的蓝靛鹌！”

我们高兴地看着，说着，笑着。小虎为了向我表示歉意，一条胳膊搂住我的脖子，笑着啃了我的嘴巴一下，鼻涕蹭了我一脸。

大风和小珍跑到桃树跟前，捉了几条淡绿色的小肉虫，送到鹌鹑儿嘴头上叫它吃。那鹌鹑在小虎、铁圈的手里，只顾喘气，眯住眼连看都不看。

表姐推了大风一下说：“它们怕还怕得不行哩，怎么能吃东西呀！”

“它们是认生，过两天和咱们熟了就会吃的。”小虎瓮声瓮气地跟人们往回走着说。

我看看表姐没在身旁，偷着给小珍使了个眼色，小声说：“哎，可别忘了我们今晚上的任务啊！”

小珍的圆圆脸有些发黄，两眼没有光。她胆怯地点点头。看着表姐他们走到前面去了，又低声对我说：“二宝，俺心里老是跳得不行。”

我听了小珍这话，不满地说：“你都当了两个月的儿童团员了，看看哪是你做出的成绩？”

“我怕俺爹知道了……”小珍眼里含着泪花说，“他要揍我。”

“他敢！”我狠劲地说，“如今到了什么年月啦，解放区的地主都叫贫农团给斗倒咧，你爹是个臭地主，他敢打我们儿童团员？吓死他！他要是真打了我们，于刚叔叔知道了，还不剥了他的皮！”

这正是一九四七年，我们南辛店还没有彻底解放，地主也还没有被斗倒。可是我们庄户人都不怕地主了。

“呜——呜——”小珍不由得抽泣起来。

“算哩，算哩，算哩！”我生气地向小珍一摆手，“当初苗老师批准你当儿童团员我就不同意，你看怎么样，还没有上阵就草鸡毛哩！”

“呜——呜——”小珍哭声更大了，她好象觉得受了侮辱，“你草鸡毛，你草鸡毛，你才草鸡毛哩！呜——呜——”

小珍一哭，我立即后悔了，感到自己刚才的话太粗鲁，儿童团员哩，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一个女同学？这不是让苗老师白教育我们了么！我忙走到小珍面前给她赔了个不是，指着走远的小虎他们说：“小珍你看，你看，小虎手里那蓝靛鸡当了俘虏，人家还一个泪珠儿都不掉哩！”

小珍抹把眼泪不哭了，可还是噘着小嘴不说话。

我抬头望望，表姐他们快进村了，我也急着要回家吃饭，就对小珍说：“这样吧，晚上你再出来了，我和小虎、铁圈在你家东墙根等着，只要你盯住你爹上了大门，进了院，赶紧往墙外投几个坷垃，报给我们一个信儿，就算你完成了任务，你看行吗？”

小珍想了想，笑了，说：“行，我保证做到。”

我满意了，光着小脚丫蹦跳着朝村里跑来，小珍也在后面跟着。我想：“这一次非露一手叫苗老师和表姐看看不可。”

我们要露的一手，是昨天才想出来的，苗老师和我们的儿童团长——表姐都还不知道哪。

昨几个前半晌放了学，我和小虎、铁圈、小珍几个人，每人头顶个草帽，身上披了件蒲草编的蓑衣，提着小玻璃瓶

子，冒雨到地里去捉水水牛（一种能吃的硬壳虫），我们捉着捉着，发现小珍家那片桃树，拳头似的大桃都红嘴了，枝儿弯弯的，有的坠到地面上。我心眼儿一动：前天我们几个儿童团员在这儿打草，老地主杨之甲看到了，他怕我们偷他的桃吃，明着不敢撵我们，嘴里可不干不净地骂糊涂街，骂得难听极了。我们当时就憋了一肚子气，想问问他骂谁。又一捉摸，人家都说“拾银子拾钱没有拾骂的”，问他他说不是骂我们，那不是白碰钉子么。可是对于地主的这种挑战，我们打心眼儿里憋气，不能白白地挨骂，必须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我一连气儿捉了十几条水水牛，放到小珍提的玻璃瓶瓶里，问小珍：“小珍你说，你爹这个老家伙坏不坏？”

小珍叫我这么一问，感到很惊奇，两眼望着我，不知怎么回答好。

我听大人们说，小珍她爹杨之甲是一个土鳖财主。他继承了他爹几顷地，一处青砖瓦顶的大宅院，依靠出租放债过日子。杨之甲可会装蒜哩，他好象生活十分艰苦，常年累月也不穿件好衣服。冬季里，小棉袄上扎一棵秫秸腰子，有的时候就扎一根麻绳儿，在吃食上那就更抠索了，他怕抛撒粮食，总把米面锁在小屋里，老婆、闺女、儿媳妇做饭，挖米舀面，都得要经过这老家伙的手，钥匙常挂在他的裤腰带上，一走路就叮当叮当的响。

他对待佃农、佃户，那就更甭提了，恨不得把他们的骨头也榨出油来。哪个佃户少交一粒租子，他也要跑到人家家里，抓一只鸡，或是抱一只兔子才算完事。老人们说，有一

年闹大水，小珍她妈逃荒来到南辛店街头，被杨之甲收留下来，硬逼她当了小老婆。他本来已经有两个儿子了，可他还想指望小珍她妈再给他生一个大胖小子，好继承他的家产。没想到小珍她妈只生了小珍一个丫头，再也没有生过小孩。从那个时候起，杨之甲就看不上小珍她妈了，大老婆使个眼神，他就上去拳打脚踢一顿。小珍她娘儿两个，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有几次跳河没有死成。

小珍沉思了一会儿，也许是想到了她和妈妈挨打受气的事儿，一握小拳头说：“俺爹坏，俺爹是个大坏蛋！”

我听了小珍这话，咧开嘴笑了。忙把小虎、铁圈拉到一起，我指指那红了嘴的大桃，说：“我们在老地主地边上打几棵草，他就骂了我们好几天，咱们不能低着头叫他白骂，给他……这也算是我们儿童团的一项战斗成果……”于是，我们几个人一唧咕，就想出了一个气地主的主意来。

可是小珍一转念，又有点儿犹豫了。她说：“那，那不行，俺爹要是知道了我跟着你们……他还不揍死我么！”

我说：“别怕，我们这个任务要放在夜里去完成，咬了他的……叫他连影儿也摸不着，气死个老家伙！”

小虎说：“对，苗老师不是跟我们说过，斗争要讲究策略么，对哩，咱也跟老地主讲点策略，夜里完成了任务，叫这老小子心疼死也找不上我们！……”

我和小珍走到村边上，回过头故意盯了小珍一眼，告诉她别忘了今天晚上的任务。

小珍笑了一下，使劲地点点头，表示了她的决心。

我看表姐在前边等着我，紧跑了几步，表姐把小篮递给我，说：“二宝你先回家，我去苗老师那里看看。”

我接过装满甲鱼蛋的小篮，看着表姐去了学校，自个儿回到家里来。